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三

行狀二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噐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噐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

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
有法天子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
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諸本王璘治政嚴急喜以
察盡一作為明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
寬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為姦利者
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
無■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為政者之過也
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
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
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

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
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叻為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
司開圻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
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
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
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
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為權臣
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
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朕金紫改

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
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
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為記而
宦者羅崇勳主管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
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
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為西
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一無此字政事爭之太后
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
租數千石疑本作頃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贖禁

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
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
侯增邑戶五百為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
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
增邑五百為千五百戶在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揚
太妃為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
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
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
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
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

鞅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謂繆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答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為二千南海蠻首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為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間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無_一此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

蠻果為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而皆警朝廷頗以為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勲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為后公爭之以為不可自辰至巳辯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隴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趨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具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搔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

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三年頗表一有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勲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寀至潁潁之吏民見寀有號泣拜一有於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為曰此公之迹也其為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所薦二字如揚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為當世名臣公為

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為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偽唐為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為沒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為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為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

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為能曰其言
與我多合又二歲從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
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雜知海
陵監三歲用監最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
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推貨務遷太常丞知
鼎州州雜變釐書以攻劫為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
為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
歎曰夫攻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
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池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
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

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
世傳漢蕭何所為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鄭侯方位漢
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
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
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
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
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略荆湖南接谿洞諸蠻咸出
為州縣憲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首豪
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為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
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問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

不治真宗拜君度支負外郎知府事判南鈴轄北路
兵馬於荆湖為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利用
負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負外郎賜金紫徒知
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
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
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為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
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
羞媿自悔稍就孝問為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
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
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

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全
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歸不遜君善撫其
家為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地歸京師以
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
初在偽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
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
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
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
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未慎無勳待我一夕
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

戰果歟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封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蔡公行狀詩已有一作已

數千石元本疑石字

可公行狀全惟岳金本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

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
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
饑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
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
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
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勞一有暇其乎
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
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
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泗亦客
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

舍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
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
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為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
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
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為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此無有椒漆紙以通商賈
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
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
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

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
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
廩區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
用一作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
此無字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
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
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垣甃
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別竈廩異人
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
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

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至縣會擇其廳
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䟽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
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
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
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
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
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
有九十里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
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
作少事盜靜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

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箴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一作使後來有考其歲月云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

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眾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闢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西有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鼎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

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為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關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帛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帛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一作篋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為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為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為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為拒守而乃反自相攻

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
鑿而然邪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
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官室以矜世人則
其為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
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速去靈仙飛化之術
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為此一無常以淡泊無為為
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
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
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
陽脩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
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
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
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
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嵩萃佳花美木
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
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
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

不度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徃徃二字一作或一叫號神明以脫湏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二字無此飽廩食而安署居追一作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一作鯢之出沒波濤之洶歟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

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二字無此枕席之上一日而此字無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誠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作多帶尤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儒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此字無置于壁

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荅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莖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
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
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
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用一作皆怒而有怠心而梁
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
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
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
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
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
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
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
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
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未
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
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
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
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鑿五
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

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此無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

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

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盡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
後而歸其人使歲之焉一有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
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
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
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備舉於四
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
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變伯夷周
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

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
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
師一有字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
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
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
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
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
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
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
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

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祭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四無以大宋之興於余八十年天下無事方脩

禮樂崇一作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請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論上一有一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會於其旁葺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一作考制度一作爲俎豆邊籩罇爵簋盞凡若干一作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大宋之興至謂下穀城縣政又廢狄君居之未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

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樂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貲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

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庭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

亭巖巖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
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此一作無濫官于朝一作有
進不能贊揚一作明字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
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
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人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
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此一作無風俗純美
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
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
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急以中止幸予他
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

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
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
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
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
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
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
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
州城一作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

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此字無出俯仰左

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若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

往遊。一作還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

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

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

滁脩葺，考其山川。一作按其其圖記升高以望清

流之闕，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

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

而輔所在。一作有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

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

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

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

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

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

山谷之間，乃此字無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

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

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

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

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

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
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
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
兩峯之間者醴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
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此無智德也名之
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
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
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

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
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
一作澗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
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
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
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
一作泉洌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
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
誼譁者衆賓懼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
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

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
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碑有
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
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御書閣記醴陵縣東有宮曰登真朝佐按長沙志
登真觀名非宮也公父名觀故其功德觀亦曰西
陽宮蓋避諱易之三十四卷胡文恭公墓誌醴泉
觀使為宮使亦以此

至喜亭記

始平蜀

石本無

于萬里

于石本

合蜀眾水

出三峽為荆江

宋文粹云合蜀眾水歷三峽

山險與江相傾捍

石本此字下有

之停留也

舟人至此

一作舟人

更生

石本此字

固為下州

石本無

石本作碑

誌

石本

喜幸

石本此字

固為下州

石本無

固為

固一作舊

廩與俸

一作廩俸

朱公能

朱一作獨

愷悌

石本作

數大豐一作頻

畫舫齋記以舟名之一作焉

穀城縣夫子廟記大宋之興宋興太平之功一無之

為其邑作其一有志之士矣此下一有寶元元年

吉州學記西北石本作知州事石本此字下有人不

以為多石本無人字下句人世家于吉于石本其入

其石本者漸石本此字婚石本本長幼石本作

至喜亭記吉州學記各有石本

豐樂亭記欲求一魚之所一作道其此上以與民

共樂作以

醉翁亭記宴酣一作

此卷峽州至喜亭記穀城夫子廟記再以慶曆四年宋文粹本校之尚有不同又吉州學記以校承平時闕本往往異辭疑是初稟先已傳布今錄全篇附外集十三卷之後使學者有考焉

國



